



▲作者在今年的签约仪式上的留影。(作者供图)

我与《广西民族报》的结缘,源于壮文,而我与壮文的邂逅,归功于业余爱好。业余时间我最喜欢看各类报纸的副刊,读着读着,就会有动笔的冲动。2010年,我开始写一些生活随笔,投给《右江日报》《百色早报》,没想到真的能见报。那时候是纸质稿费汇款单,因此常去邮政所领稿费,这样一来,就和邮递员小陆熟悉起来。

2011年初的一天,小陆对我说,凌姐,你那么喜欢写文章,写写壮文吧。我惊讶地问,壮文是什么呀?他说,就是我们的壮族文字呀!我问壮文是什么样子的?他却答不上来,说我们玉凤镇有个作者是写壮文的,他的稿费单也是我送的,稿酬很丰厚呢。

邮递员不经意的一番话,将我

引上自学壮文的道路。我立即上网搜索,果真找到一个“学习壮文900句”的网页。作为壮族人,我第一次见到壮文,非常惊讶,我的母语真的有文字,而且竟然这么高大上,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点开视频,听到自己的母语,深感亲切,有久别遇故人的兴奋。

原来壮文也是拼音文字,有22个声母,108个韵母,6个声调,于是我跟着电脑学起了壮文。我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声母、韵母基本背熟,但电脑上有些韵母的读音很相近,很难分辨,又不知道向谁请教,很犯愁。

这时,我认识了西林县那劳农民文学社社长黄志伟,让我意想不到的他居然也懂壮文。我想拜他为师,他谦虚地说,为师不敢当,

感恩有你

□ 凌秀香(壮族)

倒是可以向我引荐一位老师。于是,他把平果市的余执老师推荐给了我。

我告诉余老师自己想学壮文,余老师听后,连连说好,并说现在愿意学壮文的人很少,只要有人愿意学,他都乐意教。后来余老师把声母、韵母录成光碟,把学习资料订成册子,连同一些《广西民族报》《三月三》杂志打包寄给我,叮嘱我熟悉声母、韵母之后,要坚持大量阅读壮文。这时我才知道有《广西民族报》和《三月三》杂志的存在。

我首选民族报壮文版副刊阅读,这个版面的文章短小精悍,内容丰富,尤其是翻译版,有汉文对照,适合初学者阅读学习。同时,汉文版副刊也深深吸引着我,里面的文章民族元素浓厚,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受此启发,我开始留意日常生活中有关民族文化的素材,不久还真捕捉到一个亮点。

那天,我在田阳县城看到有好几个妇女在排队等三婆给她们“光脸”,所谓“光脸”就是除掉脸上的汗毛。三婆是县城有名的“光脸”(壮话叫aenyua)能手,她的工具只有两样:一根线和一盒爽身粉。她不光能“光脸”,还能修眉毛、修发迹。眉毛你想要多细就有多细,想要多弯就有多弯。据说古时候,女子出嫁前一天都要“光

脸”,寓意以洁净的一身进入婆家,开始新的生活,直到现在许多地方还沿袭这个习俗。于是,我把这民间技艺和习俗结合起来,写成一篇《壮家“欧雅”——草根技艺》的文章投给民族报汉文版,不久就见报了,这极大增强了我写作的信心。

学习壮文一年后,我开始尝试用壮文来写作。我投给民族报壮文版的第一篇文章是《Boux Guenjroen/养路工》,记得那时候稿子投出没多久,就接到编辑韦愿娜老师的电话,她说,阿妹,你的稿子我看过了,病句很多,不过呢你是新手,可以理解,我一一帮你修改过来了,以后要注意哦!继续努力,多给我们投稿。

编辑老师语重心长的几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我当时心想,假如韦老师说我的稿子病句太多,不能采用,这很可能会扼杀我对壮文写作的劲头,也许还会导致我放弃壮文写作。很庆幸,我遇到了一位责任心强、善解人意的好编辑。由此可见,民族报非常重视培养新人,鼓励新的写作者投稿。

这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学到的壮文只不过皮毛而已,我无法进入它的核心,就连语法、大小写、连写等基本知识都没掌握好。我只能通过继续阅读来提高写作水平,于是民族报和三月三杂志成为我业余

时间的好伴侣,不仅从中获取知识,还获得一份不可言喻的充实感。

2011年11月30日,《Boux Guenjroen/养路工》在民族报壮文版刊登,收到样报后,我兴奋不已,反复地看,反复地读,认真校对原稿和刊登稿的不同之处,看看病句到底“病”在哪里。我把正确的句子和错误的句子分别抄在本子上,有空就拿出来看,防止再次出现同样的错误。这样长年累月,渐渐积累了不少壮文写作知识。

2014年3月,经广西民族报社推荐,我有幸参加由自治区民语委和中央民族语文翻译局壮文室在都安瑶族自治县联合举办的壮文翻译培训班。2018年12月,报社又推荐我参加由鲁迅文学院与民族文学杂志社在北京联合举办的壮文写作、翻译培训班。这些培训,都让我汲取了丰富的知识,提高了写作水平。2018年起,我连续5年十分荣幸地成为民族报壮文版的签约作家之一,这让我受宠若惊。签约仪式上,我双手接过签约责任书和聘书时,深感签约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只有不断努力学习,努力创作出优秀作品,才无愧于民族报对我的厚爱。

回想自己壮文写作的历程,起步晚,成长慢,但民族报没有因此而嫌弃我,更没有抛弃我,而是一路呵护,一路陪伴。10多年来,在编辑老师的鼓励下,发表了《Gaemfwngz/握手》等近70篇作品。从2013年至今,我年年被评为民族报的优秀通讯员。

民族报是我写作的阵地,是我成长的舞台,衷心地感谢民族报编辑老师对我的爱,感恩有你!

(作者系广西民族报社签约作家)

给故乡送光的人

□ 盘小春(瑶族)

十四年前的冬天,桂北下暴雪,我的故乡也下了暴雪。雪夜里,村民不怎么外出,一般都在家里取暖,或者邀约几个朋友娱乐。就在大家玩得正开心的时候,突然停电了,整个村子除了雪的光亮,其他地方全都陷入白色的黑暗里。在黑夜里,我们睁着眼睛,望着屋顶上的瓦片,听着雪打在屋顶上沙沙作响,最后听见它们从屋顶滚落到地面上。

清晨,村里电线上拖着一层厚厚的冰,冰上还有昨夜风刮过的痕迹,往日每两根电杆间拉得紧紧的电线,现在被雪压得往下弯曲了许多,有些电线杆承受不住雪的重量,东倒西歪,失去了笔挺的姿态。高山上的电线杆就更可怜了,那些电线上挂的雪比村庄里的还要多,有的直接把固定在电线杆上用来搭电线的横槽都压弯了,电线直接掉落到地上。电线杆则乱倒在地面上,有的甚至直接从中折断。

雪下着,下着,就下到了年前。为了给瑶家人过一个有光的年,乡政府组织了送电小分队,成员由年轻的中共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组成,他们挨村去送柴油和发电机,送完这个村,就赶往下一村,直到把光送到每一个村庄为止。

我家的新屋在公路边上,那年农历腊月二十八的傍晚五六点钟,我看见有几个人拉着一辆板车,上面放着一台柴油发电

机,在铺满白雪的马路奔跑。他们一直把发电机拉到村公所门前,然后叫上村干部一起把它抬进村委大楼去发电,他们还帮村民把电流接到变压器上,分到各个村民家里。夜幕降临,村民家里的灯终于亮了。

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停电时没关的灯泡自动亮了。后来,听到村公所里柴油发电机的声音,才明白原来是村里在发电,是上面派人把光送到了村里。接好电后,村民们热情挽留他们今晚住在村里,明天再回去,他们委婉谢绝了村民的好意。

离别时,他们告诉村民,他们的车还停在半山腰上,来时因为下雪,山上的公路被风吹成了冰面,即使车轮胎套上防滑铁链也冲不上来。他们那里还有几个同志等着他们回去,还要赶往下一个村送发电机。说完他们就走了,等村民从来电喜悦中醒悟过来时,他们早已走远。有人后悔,没有请他们到家里喝碗酒;有人自我埋怨,还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有人说应该送点东西让他们带着在路上吃。

自从村里来了电之后,村民恢复了往日正常的生活,电视、广播、音响给这个被雪笼罩的村庄增添了许多生机,各种庆祝过年的节目,音乐歌曲在村中唱响,所有

人一下子投入到浓浓的春节氛围里。晚上看新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那年南方发生了重大雪灾,国家迅速开展抗灾救灾工作,有的地方,用直升机直接把柴米油盐酱醋运输到村庄;有的地方,军人在雪天开路,护送返乡途中的人们平安回家过年。看到这一幕幕温暖的画面,电视前的我热泪盈眶,但我强忍着眼泪不让他流下来,我要一直保存这份温情,保存着对他们的敬仰。

年后,大地回春,久违的太阳重新回到了故乡大地。那些躺在地面上的白雪,看到温暖的光,识趣地把大地让出来,它们则化作春天的水灌溉滋润农田。有些雪融化了,但还来不及汇集到溪流湖泊,则渗入到土层深处,让森林植被涵养起来。它们等待时机,再以泉水的形式温润故乡山间的动植物。

积雪融化后,村里又来了一批工作人员,他们在公路边停放着一辆辆装着电线杆的汽车,把电线杆卸在公路旁,然后再将电线杆一根根地扛进山,挖好坑眼后再把它们立起来。他们还配合电网工人把电线拉到山上,把电线安装到电线杆上。他们每天从早上忙到晚上,汽车开到哪里,他们就在哪里扎营过夜。每次村民邀请他们到家里做客,他们都以工作为由委婉拒绝村民的邀请,有些村民记住他们,问他们叫什么?他们说: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

如今,许多年过去了,每年冬天回到故乡,看到电线杆上的积雪,或者翻看当年的照片,我都会想起那些给我们村子送光的人,他们虽然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的事迹早已铭刻在乡亲们的心中。

102岁的壮家老党员林立不幸突然去世我怀着悲痛,走进殡仪馆

他的后人在旁边谦恭地站着手臂上缠着一道道红纱那是他一辈子最喜欢一辈子都在用生命追求的颜色

林立的长孙告诉我爷爷去世前,已不能语费力地趴在书桌上用颤抖的手一笔一划写下粗疏的遗嘱丧事一切从简,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准家属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和其他人一样我简单吊唁后走出来却看到一位革命老人飒爽的身姿火红地在寒冷的冬天腾跃

□ 贺卫国

红纱



第八届青秀诗会在南宁举行

本报讯(记者 李道芝) 12月11日下午,由南宁市青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青秀区文联主办,青秀区作协承办的第八届青秀诗会在南宁邕州阁举行。广西作协理事、南宁市作协副主席李宗文获评第八届“青秀诗人”奖。广西作协副主席、诗歌创作委员会

主任田湘表示,李宗文的诗,往往能出其不意击中你的灵魂,引发情感的共鸣。从《一座城,一生爱》到《鱼尾裙》,李宗文为我们开启了关于诗歌的更多想象和期待。

据了解,青秀诗会创办于2015年,最初名为青秀区中秋诗会,从第七

届开始改名为青秀诗会,先后推出了冯三四、黄鹏、陆辉艳、伍迁、陈志华等一批“青秀诗人”。经过多年对诗歌的坚守,青秀诗会已成为青秀区一个响亮的文化品牌,为弘扬中华古诗词和传统文化、展示青秀优秀诗词成果作出了积极贡献。

□ 李宗文

青秀的心

我听见你永远滚烫的心跳感受脉搏里涌动的激情我穿过市中心狂野的风民族大道越来越长而我像个孩子回到你的心中一起回忆最初的恋爱